

赤水烽烟映初心 勇毅前行新长征

—— 电影《四渡》观后感

编者按：《四渡》的上映引发了观影热潮，铜仁市融媒体中心开展电影《四渡》观后感征文活动，本报从征文中遴选优秀作品刊发，推出电影《四渡》观后感专题。

赤水激流铸军魂 长征薪火永相传

黄崇远

看完电影《四渡》，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银幕之上，赤水波涛汹涌，黔北群山巍峨，一段尘封在岁月里的峥嵘往事缓缓重现。四渡赤水这场经典战役，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惊险、最精彩的战略转折。透过光影，我真切触摸到革命岁月的滚烫温度，读懂了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的前途依旧迷雾重重。彼时红军兵力薄弱、物资匮乏，历经血战早已身心疲惫，而数十万国民党重兵步步紧逼，层层封锁、围追堵截，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。在敌强我弱、四面受困的绝境之中，革命没有退路，唯有迎难而上、奋勇突围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红军将士绝境求生的智慧与勇气。面对僵化被动的

战局，红军摒弃教条、灵活应变，凭借精准的局势判断和精妙的战术布局，上演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。一渡赤水，摆脱敌军主力围困；二渡赤水，挥师东进、主动出击；三渡赤水，佯装西进、迷惑敌军；四渡赤水，跳出包围圈、冲破封锁线。几番迂回穿插、声东击西，红军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，彻底打乱敌人部署，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础。这场战役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，却用机动灵活的战术，诠释了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的革命智慧。

影片中许多细节令人热泪盈眶。崇山峻岭间，红军战士脚穿草鞋、身着单衣，翻高山、涉险滩，日夜行军不曾停歇；物资短缺时，将士们节衣缩食、共渡难关，从不叫苦、从不退缩。行军路上，无数年轻战士舍生忘死、

冲锋在前，用血肉之躯为革命开辟前路。当地百姓不顾危险，踊跃支援红军，搭桥送粮、传递消息，军民同心、守望相助，汇聚成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。身处绝境仍心怀信仰，历经磨难仍初心不改，这便是最动人的革命底色。

回望历史，四渡赤水的传奇，早已深深镌刻在长征史册之中。这场战役淬炼出的是百折不挠、永不言弃的坚韧意志，是临危不乱、勇于变通的进取智慧，是不怕牺牲、忠诚报国的赤胆忠心。九十余载岁月变迁，战火硝烟早已散尽，但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，始终熠熠生辉、历久弥新。

如今的我们，生长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，远离了枪林弹雨与艰难困苦，却依旧行走在新时代的“长征路”

上。学习中的难题、成长中的挫折、生活中的挑战，都是我们需要跨越的“险滩”与“高山”。先辈们在绝境中坚守信仰、奋勇前行，为我们换来了今日的山河无恙、岁月静好。这也让我懂得，安逸的生活从不是理所当然，青春的成长更需要奋斗与担当。

山河不息，薪火永续。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已然远去，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。作为新时代青少年，我必将铭记革命历史、缅怀革命先烈，传承红色血脉、赓续奋斗精神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将以先辈为榜样，不畏艰难、脚踏实地、奋勇争先，用奋斗书写青春答卷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

（作者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作协会员）

在泥泞中寻找渡口

刘婷

当银幕上红军战士沾满泥浆的脸庞在雨雾中浮现，当那盏马灯在深夜的作战地图前摇曳，我忽然意识到：历史书上一句“四渡赤水出奇兵”，背后是三万将士在四十万敌军围堵下，用血肉之躯撑出的一条生路。这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完胜大戏，而是一群年轻人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绝境中，咬着牙、流着血、一次次试错，最终“渡”过了那条生死之河。

影片最打动我的，是它毫不避讳地呈现了“走投无路”的真实。土城一战，情报失误，红军陷入苦战，被迫仓促一渡赤水——那不是战略主动，而是壮士断腕的无奈。深夜油灯下，毛泽东紧锁眉头凝视地图的身影，藏着疲惫与忧虑。那一刻我明白，所谓“得意之笔”，从来不是天生奇才的挥洒自如，而是在重重迷雾中反复摸索、不断修正的艰难求索。一渡避敌锋芒，二渡回师黔北，三渡佯攻诱敌，四渡跳出重围——每一次转身都惊心动魄，每一次抉择都关乎三万人的生死。

影片用沙盘推演的方式，让我第一次真正“看懂”了运动战的精髓：不与强敌硬碰硬，在来回穿插中寻找战机，用佯攻迷惑对手，在敌人合围的缝隙中撕开生路。这种“草鞋无样，边打边像”的应变智慧，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——人生也好，事业也罢，谁能在瞬息万变中一眼看清前路？不都是在边走边调整中，慢慢摸索出突围的方向吗？

但真正让我眼眶发热的，不是高层运筹帷幄的“神”，而是基层官兵以命相搏的“实”。影片中的赵德发，凝聚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青春与牺牲；流浪少年阿金在战火中的成长，映照出一代人的淬炼。打下盐仓后，战士们将盐巴默默放在百姓家门口；借用门板，一扇扇登记造册，打完仗如数奉还。没有空洞的口号，军民同心的信任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细节里。紧紧依靠人民，同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是长征精神的现实映照。

走出影院，铜仁的街市车水马龙、万家灯火。那一刻，两个时空在眼前重叠：这一边是闹市繁华，那一边是赤水河畔漫天雾中三万红军挣扎在生死边缘。而铜仁，这片同样浸润着红色血脉的土地——从石阡困牛山百余名红军战士为保护群众集体跳崖的壮举，到印江水黄的胜利会师，再到德江枫香溪的战略抉择，让我更深切地感到，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。

四渡赤水之所以成为不朽传奇，不仅因为它以弱胜强的战果，更因为它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答案：纵然身处绝境，只要信念不倒，只要懂得变通，就一定能找到渡口。而那个渡口，不在别处，就在每一个不肯放弃、敢于试错的脚步里。

赤水奔涌，初心不改。九十年后的我们，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也会遭遇各自的“重围”。那就想想那群衣衫单薄、踩着草鞋在泥泞中跋涉的年轻人吧——他们渡过的，不止是那条河。

（作者系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学生）

赤水河的浪花 九十年的回响

罗杰洋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《四渡》上映时，我怀着崇敬与期待走进影院，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。将近两个小时的观影，我始终紧攥着双手，心随着三万红军的每一步进退而起伏。散场时灯光亮起，周围不少观众久久不愿起身，有人摘下眼镜擦拭眼角，有人低声说“太不容易了”——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堂跨越九十年的信仰课，是一次与历史深处的先辈们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说实话，走进影院之前，我对四渡赤水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干巴巴的几行字：遵义会议后，三万红军在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跳出包围圈。至于那“四渡”是怎么渡的、为什么能渡出去、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，我一片模糊。可电影《四渡》让我第一次“看懂”了这场被誉为毛泽东军事指挥

生涯“得意之笔”的经典战例。

影片最打动我的，是把晦涩的军事谋略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视觉叙事。三维地形图与动态行军路线，清晰勾勒出每一渡的敌我态势与机动轨迹；微型沙盘推演搭配镜头语言，让指挥者的战术意图变得触手可及。更精彩的是影片借鉴类型片的叙事手法，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隔空博弈拍得张力十足。当娄山关战斗中二人在虚拟时空隔桌对峙时，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让我几乎屏住了呼吸。我这才真正明白，毛泽东为什么称四渡赤水为“得意之笔”——那不是顺势而为的侥幸，而是绝境之中凭超凡智慧、过人胆识与坚定信仰硬生生拼出来的一条生路。

如果说“看懂历史”是影片的第一层收获，那么“共情信仰”便是更深层的感动。影片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。青杠坡战斗的惨烈、土城战役的受挫，以及湘江血战后红军战士染红江水的

画面，真实得让人心疼。刘烨饰演的毛泽东“像一头疲惫又愤怒的雄狮”——他从湘江血战中走来，目睹错误路线导致战友接连牺牲，那种焦灼、不甘与如山压力透过银幕直抵观众内心。王雷饰演的周恩来将悲痛与压力默默藏于心底，却把希望和信心传递给每一个战士。看到这些有血有肉、有泪有痛的领袖形象，我突然觉得历史不再遥远——他们也曾疲惫，也曾愤怒，但他们从未动摇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一个红军战士的镜头。为了不拖累战友、保证完成奇袭任务，他毅然割断绳索坠下悬崖。没有豪言壮语，甚至没有一句台词，就那么一闪而过。但那一瞬间，整个影厅鸦雀无声，而我终于明白了“长征这条红飘带，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”这句话究竟有多重。

走出影院，夜风拂面。作为贵州人，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一部全程在

贵州实景拍摄的红色电影，我深感自豪。贵州的山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，九十多年前，长征的足迹踏过这片土地。今天的我们虽不再面临枪林弹雨，但生活中仍有自己的“赤水河”要渡——学业的压力、工作的挑战、人生的抉择。当困难来临时，想想九十年前那群衣衫褴褛却信念如炬的年轻人，他们连四十万敌军的围堵都闯过来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力向前？

一次观影，一场洗礼。《四渡》让我真正读懂了那段历史，更让我理解了什么是信仰——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，而是绝境之中依然选择相信、依然选择前行的那束光。这束光，从九十年前的赤水河畔照到了今天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接下这束光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第一营销服务部）

承绝境奋进风骨 做新时代育人先锋

徐志毅

“四渡赤水出奇兵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。”从前我只在课本与歌谣中熟知这句诗句，却难以体会这场经典战役的惊心动魄。观看电影《四渡》后，赤水河畔的漫天烽烟、红军将士的浴血拼搏、绝境翻盘的非凡智慧尽数映入眼帘，让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载入史册的军事奇迹，更深刻领悟到熠熠生辉的长征精神与革命信仰。

影片以写实的镜头语言，真实还原了长征途中最凶险的生死困境。湘江血战过后，中央红军伤亡惨重、兵力锐减，将士们身心俱疲。彼时四十万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、层层封锁，将仅有三万兵力的红军围困在川黔边境的群山之中。前有天险阻隔，后有追兵围剿，物资短缺、弹药匮乏，全军深陷

绝境，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。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遵义会议顺利召开，纠正了错误军事路线，为迷茫困顿的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，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转折点。

四渡赤水的四次转战，步步是险境，步步是巧局，彰显了炉火纯青的军事谋略。一渡赤水，红军审时度势、避敌锋芒；二渡赤水，大军回师反击、出奇制胜，一举收复遵义，斩获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，极大提振了全军将士的斗志；三渡赤水，我军佯装西进、虚实结合，成功牵制敌军主力，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；四渡赤水，红军声东击西、机动迂回，彻底甩开数十万追兵，成功突破敌军重兵包围圈。

这场以弱胜强的奇迹，从来不是

偶然的幸运，而是谋略、勇气与信念的完美凝聚。影片没有刻意美化战争，而是真实还原了行军的艰苦、战局的焦灼与决策的艰难。指挥者摒弃僵化教条的战术，审时度势、灵活应变，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精准破局；普通战士不惧强敌、不畏牺牲，纵使饥寒交迫、身负重伤，依然坚守阵地、奋勇冲锋。与此同时，红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，严守群众纪律，体恤百姓疾苦，用真心帮扶群众，赢得了人民的全力拥护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民防线。

四渡赤水的胜利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绩，而是全体革命者在绝境之中同心协力、拼死抗争的成果。那份绝地反击、永不言弃的精神，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特有的精神力量。

如今山河无恙、岁月安宁，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四渡赤水孕育的革命精神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，不再直面枪林弹雨，却总会遭遇学业、工作、生活中的挫折与迷茫，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新时代的“娄山关”与“赤水滩”。

观影思今，薪火永续。作为新时代青年教师，我们当传承红军灵活变通、百折不挠、迎难而上的红色品格，摒弃浮躁懈怠的心态，勇敢直面成长路上的困难与挑战。以坚定信仰笃定前行方向，以坚韧毅力攻克前路难关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，在追梦路上勇毅前行，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，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绽放光芒。

（作者系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教师）

于绝境处开新局 立岐黄志固初心

陈书焕

银幕暗下，我坐在座位上久久未动。赤水河的涛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三万红军在四十万敌军围困中四渡渡河的画面，像一剂猛药，冲进我这个中医学子的心里。原来真正的绝处逢生，从来不是等来的奇迹，而是用智慧和勇气撑出来的路。

影片中最令我震撼的，是那种“被逼到墙角反而更清醒”的决断力。一渡时红军还在被动转移，二渡突然回马枪杀得敌人措手不及，三渡佯动惑敌，四渡彻底跳出了包围圈。每一次渡河都像一次“辩证论治”——敌军在变、地形在变，应敌之策也在变。倘若生活中天气在变，方子就必须跟着变。这让我想起《伤寒论》里的话：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

证治之。”去年我第一次跟诊，看着老师为同一个感冒病人，今天开桂枝汤，三天后见病情转变又换了方子，我当时不解。老师说：“病在走，方子不动，就是刻舟求剑。”看完《四渡》，我突然明白了——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病人和战场。毛泽东能赢，是因为他“望闻问切”的不是地图，而是活生生的敌情变化。

但真正让我眼眶发热的，不是那些运筹帷幄的将帅，而是银幕上扛着枪、踩着泥的普通战士。攻打娄山关那场戏，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，刺刀断了就抱在一起滚下山崖。有个镜头很短：一个战士倒下前，把最后一个水壶递给了身旁的战友。没有台

词，但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想起去年“三下乡”去梵净山下的村寨，给一位坐巢老人量血压。她的手腕细得像枯枝，关节变形得让我不敢用力。量完血压她拉着我说：“娃儿，你们来了，我就不怕了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好像摸到了真实的“长征”——不是课本上的名词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把仅有的东西递给另一个人的温度。红军战士在悬崖边把生留给战友，我们在诊室里把耐心留给病人，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东西。

电影全程在贵州实地拍摄，雾锁赤水、雨淋山路，泥浆裹着裤腿。正是这种“脏”和“苦”，让我想到中医药的根。我们的祖先神农尝百草，李时珍踏遍青山，哪一味药不是在泥土里长出来

的？今天我们有CT有化验单，但若忘了蹲下去看病人的眼神、摸他们粗糙的手，还算是中医吗？

影片中寒夜马灯议事的片段，平淡却极具力量，马灯的光在雾里很小，但很亮。我在日记里写：那盏灯，就是医者的初心。

走出影院，我忽然觉得“长征”离我并不远。我们这一代中医学子，要渡的“河”太多了，但我再不会说“等以后再说”。健康中国没有旁观席，我们就是最基层的预备队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不必等候火炬。

赤水河的水还会流很久很久，但那盏心中的“马灯”，我会一直提着。

（作者系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学生）

赤水长歌 精神永续

李岷霏

赤水河的水声从银幕里漫出来，漫过了近三个钟头。散场灯亮起来的时候，那声音还在耳边回响着，仿佛1935年春天的浪一直拍到了2026年这个寻常的午后。九十余年，可让河改道，碑风化，礁石磨圆了棱角。可那群年轻人，衣衫是破的，眼睛亮得像淬过火，硬是隔着这么长的光阴，让我这个生长在和平岁月里的后辈，在黑暗里摸出了满手心汗。

影片把人推进去，推到最窄的峡谷里。湘江过后，八万人变三万，四十万敌军正一圈一圈收紧包围圈。土城的炮声能把耳朵震聋，渡口的脚印一个接一个陷进泥里，指挥员眉头的褶子，油灯都照不化。镜头冷冷的，不急，把那种刀子抵在咽喉的寒意摊在你面前。可也正因为压得够狠，才有后来四渡赤水时腾空而起的那一下。一渡是走，二渡回马一枪，三渡摆了条空袖子，四渡简直是一条龙从水里挣出来，鳞片都带着火星。沙盘上，微距镜头贴着指挥员的手走，那手在山岭之间穿针引线，把一团乱麻理成了脉络清晰的巧局。落子的人穿的是粗布衣裳，可棋盘上每一步都在牵着对手的鼻子走，走到贵阳城下，走到“将军抽车”那一步棋亮出来，仿佛把“不可能”三个字从字典里撕下来揉碎了，绝境里硬生生蹚出一条路。

但让我在散场后迟迟不起身的，并不是那些计谋的漂亮。等硝烟散了，银幕上浮出来的东西更沉，是袖口上一层层洗不掉的泥浆，是脸颊上风像刀子割出来的血口，是一双草鞋踩在乱石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响，是那些还来不及留下全名的年轻身体，安安静静地睡在赤水河边的荒草底下。

推开门走出去的时候，阳光落了我一身，烫的。离那场跋涉，已经隔了九十个春秋。赤水河的石头磨圆了，可民族脊梁上那些深痕，一层一层擦着，没有浅过。我们没有挨过饿，没有听过子弹从耳边擦过去的那一声尖啸，可是哪个人这辈子没遇上过几条非蹚不可的“河”？要么是站在岔路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要么是日复一日琐碎里咬着牙不肯松的脖子，要么是人声鼎沸中想守住一点什么，费尽了力气。那告诉我，其实是这样一件事：真正的凯旋，从来不是在光鲜大道上昂着头走过去，是退到悬崖边上还不肯把脚收回来，是一身泥泞还固执地抬起头看天，是从所有人都说没路的地方，自己踩出一条路来。

赤水河还在流，九十余年了，一刻没停过。那群年轻人的脚印早被风雨抹平了，可他们闯出来的那条路，我们还在走。历史没有走远，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，褪了硝烟，换了血色，温温润润的，安安静静地淌进我们的日子，淌进呼吸的缝隙里，淌进脉搏一起一伏的间隙里。（作者系徐州工程学院铜仁籍学生）